

流年记

修地堰

于心亮

秋天时候的几场大雨，把村北那块地的地堰冲塌了一大块，父亲一直念叨：“好好的地堰，怎么塌了呢？”我说：“年岁太长，连房子都有漏的，何况是地堰！”

地堰是“农业学大寨”那时修的，碎石块垒砌的，我看着地上一片狼藉，疑惑地问：“你会修吗？”父亲说：“笑话！这世上还有什么我不会修的？”我说：“给你个火箭，你会修吗？”父亲说：“你倒是能给得起啊，你要是能给，老子就能修！”——我真服了，父亲吹牛从来不上税！

我负责捡石块，父亲负责铲土，虽说是大冷的天儿，我们爷儿俩也干得全身冒汗，过了一会儿，父亲拦住我说：“你回去，喊你二叔来……再带点香和纸来。”我一头雾水。父亲嗔道：“叫你去，你就去，废什么话！”我要给二叔打电话，父亲跺脚说：“亲自去叫！”

二叔正在养猪大棚里忙活，他看我来了就说：“你找我什么事？”我敲敲脑袋说：“什么事？”我高低想不起来了，只好给父亲打电话：“你让我干什么来？”在挨了父亲一通怒骂

之后，我带着香和纸与二叔匆匆去了地里。父亲正坐在避风的地方盘着腿抽烟。二叔说：“你不快点干活儿，躲在这里磨什么洋工？”父亲也斜二叔一眼说：“哼，换成是你，你也不敢干！”二叔神神道道地问：“咋啦？碰上黄大仙（黄鼠狼）啦？”父亲领着二叔去那块地堰，我也要过去，父亲瞪我一眼：“一边去，小孩不好看！”过了一会儿，二叔果然神色凝重地和父亲取出香和纸点燃起来，嘴里念念有词，认真祷告了一番。然后二叔选了一个地方，让我拿着镢头去刨坑，我问刨多深？二叔说：“往深里刨吧。”

刨好了坑，二叔问我：“大刚，不怕长虫吧？”我说：“不怕，念书的时候，我们还拿它们作解剖来。”二叔说：“这是两码事，不能开玩笑。”说完就喊我过去。父亲和二叔在坍塌的地堰里清理出一个大洞，洞里挨挨挤挤盘了无数条蛇，没错，是正在冬眠中的蛇。

就这样，我们仨人分工合作，父亲从洞里掏蛇，我用篓子扔到坑边，二叔就往坑里放蛇，虽说蛇正在冬眠不太动弹，但

我依旧感觉头皮发麻，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二叔安慰我说：“你想想《白蛇传》，想想美丽的小青和白娘子……”我说：“这是两码事，不能开玩笑！”

终于给蛇搬完了家。父亲说：“我总奇怪，好好的地堰怎么会塌？原来是这样。”二叔说：“蛇窝都选在好地方，大哥，你的好运气来了。”父亲说：“前些年我种的庄稼总被老鼠糟蹋，这两年没了，敢情是这些小神仙在帮忙！”我说：“你干活的时候没遇见过它们？”父亲说：“没遇见过，它们从来不吓人，和睦相处懂吧？”我负责递石头，父亲负责垒砌，二叔负责压土，坍塌的地堰很快就恢复如初了。二叔让我上去踩两脚，父亲说：“咱砌的地堰是百分百优质工程！”我说：“那原先怎么坍塌了呢？”父亲说：“原先要不是让老鼠钻空了，地堰能塌了吗？现在环保好了，自然界平衡了。”

我累得腰疼。父亲也斜我一眼说：“小孩子家家的，还长着腰？”我看看自己的腰，肥肥胖胖的确找不到。

风物咏

胶东的寺庙

曲树强

胶东半岛的寺庙，像一串散落的佛珠，被海风与山脉穿起，在岁月的长河中沉淀出厚重的文化底色。

当我在蓬莱阁的飞檐下仰望时，八仙过海的传说忽然有了具体的形状——这座始建于北宋的道教圣地，九重飞檐刺破云霞，层层叠叠如仙人挥袖，檐角悬挂的铜铃随风轻响，仿佛古人对永恒的第一次具象化想象。

大文豪苏轼的书法“人间蓬莱”匾额悬于主殿，笔力雄浑，字字如金石镌刻；清代书法家铁保题写的金字巨匾“蓬莱阁”高悬门楣，锋芒内敛中透出庙堂气度；民国将军冯玉祥题写的“碧海丹心”石刻立于崖畔，苍劲的笔锋与海浪的呼啸交织成民族精神的回响。咸湿的海风掠过千年，诉说着王朝更迭、文人风骨与沧海桑田的岁月沧桑，成为蓬莱阁连通古今的永恒印记。

在蓬莱烽台胜景中，唐太宗李世东征高丽得胜后敕建泰山老母行宫的传说，为这片土地注入雄浑的历史气韵。烽台胜境的核心建筑碧霞元君行宫始建于唐贞观十八年（644年），历经唐开元、明万历、清康熙三朝大规模扩建，形成道教建筑群。主体建筑依山势层叠而上，青瓦红墙间雕梁画栋，檐下木雕神像栩栩如生，记录着道教神话的宏大叙事。行宫后山峭壁上，“碧霞元君”摩崖石刻高逾三丈，字体浑厚磅礴，传为明代高道亲笔所书。每逢农历三月三庙会，香客自四面八方涌来，香烟缭绕中，古老的祭祀仪式与民间戏曲交织，让这座千年道场在世俗烟火中焕发新生。

其不仅是道教信仰的载体，更成为胶东百姓精神皈依的象征，承载着祈福禳灾的朴素愿景。

招远班仙洞的钟声总令人想起丘处机留下的“春风浩荡满山谷，自上纵欲超天庭”的诗句。这座开凿于元末明初的道教石窟，因丘处机、王重阳及其徒“北七真人”在此修炼悟道而得名。石窟依山而凿，洞内幽深曲折，石壁上留存的道教符篆与修炼图谱依稀可辨。

洞外“金穴”与“道场”两匾并立，恰成物质与精神的永恒辩证——招远金矿曾富甲一方，而班仙洞的道士们却在此坚守清修，以“无为”对抗“有为”，以“超脱”映照“执念”。洞前古柏苍虬，根系扎进岩缝，仿佛将道家的“天人合一”理念刻入大地。如今，游客慕名而来，在探访金矿遗迹之余，亦在此寻得片刻宁静，感悟古人“炼丹修身”与“悟道求真”的精神遗韵。

栖霞太虚宫的丹灶早已冷却，但崖壁上丘处机弟子长春子所刻的道教符篆仍在风化中重生。这座元代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，现存元代“紫霞洞”摩崖石刻清晰可辨，字迹遒劲如剑，刻录着道家“性命双修”的玄妙哲理。宫旁丹井深幽，传说道士曾在此“敲打石髓”炼丹，虽仙药未成，却留下追求超越的执着精神。

暮色中的古寺庙都在进行着永恒的对话。这些散落在胶东的寺庙，早已超越宗教建筑的物理形态，成为文明的灯塔、心灵的港湾与文化的纽带。它们无声地讲述着朝代兴衰、思想碰撞、民间信仰的演变，为今人提供反思过去、启迪未来的镜鉴。

温暖的火炕

李启胜

我从城里驱车赶回老家，坐在温暖的火炕上，吃着娘起早为我包的咬上一口就满嘴流油的麦穗排骨包子。肚子吃得有点儿撑了，身子懒洋洋地靠在炕角的被褥上，或许是早起原因，或许是身子下火炕热乎劲，不知不觉地有一股睡意袭来。

娘擦得锃明瓦亮的玻璃窗户上，让堂屋大锅灶上溜进来光景的蒸汽，给蒙上了一层细水珠，俏皮地黏贴在玻璃上不走了。春节时，娘亲手剪的“吉祥有余”大红窗花上，栩栩如生张着富贵大嘴的鱼好像正渴得嘬起嘴，着急地等待玻璃上的水珠滚进它的嘴里。不知道是水珠在戏耍鱼，还是鱼戏耍水珠。

窗外那棵爹生前种下的石榴树，好多还挂在最高树枝头，拳头大小的红石榴虽然干瘪，但依然似乎在等待那个种石榴的人来采摘。娘说那些最高石榴树梢上，结的石榴就不摘了，

算是给老石榴树留下个念想，或许那也是你爹的挂念。

我疲惫的身子骨下是娘烧得温暖的火炕，配上穿窗而入的冬阳，半躺在上面别提多么舒服了，感觉魂魄都得到了释放。嚓嚓嚓！墙上挂着的老式挂钟送来了催眠曲音律，是从小耳朵就听惯了的熟悉而亲切的声音。娘扯过一旁的被子，悄悄地盖在我的身上，小声道，眯瞪会儿吧！

小时候的冬天，娘也会把火炕烧得旺旺的，天黑就把被子铺开，等我们钻进热乎乎的被窝，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。在我们睡去的时候，娘还会把我们的衣服掖在火炕靠近灶膛的一面，好等着早上起来的时候让我穿的衣服热乎乎的。往往早晨起来，娘会摸黑用被子围着我坐在火炕上，搓搓她冰凉的手让手变热乎。娘怕她干了一早上活，冰凉的手触碰到我光溜溜的身上不舒服。

这温暖的火炕还是娘生豆

芽，蒸饽饽发酵的好地方，尤其到了寒冷冬天，娘知道我和姐姐爱吃黄豆芽炖猪肉粉条，就早早把泡好的生黄豆放在盆里，拿到火炕上，蒙上纱布，让黄豆芽生根。娘每天掀开纱布观察豆芽的长相，她一会儿用手轻轻地一点点淋上清水，一会儿用手轻轻翻动盆子里的豆芽，让它们均匀地得到水分和受热，娘眼神里的豆芽就是她长不大的孩子。豆芽在娘百般细心呵护下，也很争气的不几天，一盆长着尖尖的嫩黄芽儿的黄豆芽就生好了，那可是我和姐姐最爱吃的冬日美味。

我有一个好友，在城里有别墅，年纪大了竟然又搬回自己的老屋。他说还是老屋热乎乎的火炕睡得舒坦，翻身也踏实。那烧得热乎乎的火炕，睡在上面觉得烙得自己浑身哪里都熨帖，好似止痛药一般让筋骨肉都不疼了。看来，火炕真是老祖宗留给老人养身健体的好地方。